

理性的历史

——德国古典哲学关于历史的思考

[德国] 曼弗里德·布尔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理性的历史

——德国古典哲学关于历史的思考

[德国]曼弗里德·布尔著

王步涛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北京

(京)新登字028号

Manfred Buhr
Vernünftige Geschichte
Zum Denken über Geschichte
in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Akademie-Verlag Berlin 1986

本书根据柏林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译出

理性的历史

德国古典哲学关于历史的思考

〔德国〕曼弗里德·布尔著

王步涛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100732)

新华书店总销 北京密云华都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开本 6印张 130千字

印数：001—900

1992年9月第一版 1992年9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50-310-0/B·43 定价：3.9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叶秀山同志的大力协助和指导，特致谢意。

译者

中文版前言

叶秀山

布尔教授这本小书，试图从马克思主义观点重新发掘、阐明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中历史性与结构性、体系性的关系，题目是哲学史的，但目标却是针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某些重要问题，提出自己看法的。

我们知道，西方（大陆）哲学晚近的发展，从胡塞尔、特别是海德格尔以来，“（哲学）体系”曾为“历史（性）”所代替。现代现象学强调“本质”的直接“显现”，无需借助外在符号（概念）体系，基本存在论强调Dasein之历史性、时间性，至实存主义则又强调个体之自由和时间系列中“现时”之永恒性，这样，使传统意义上“哲学体系（系统）”成为人为的编织而失去其真理性。

现象学—存在论（本体论）—实存主义传入法国，由萨特、梅洛·庞蒂等人推波助澜，随即遇到一个强大的对手——由列维·斯特劳斯等人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这个思潮和法国的社会学派、语言学派等相结合，把历史（社会）“结

构”化，似乎既克服了海德格尔的“历史性”，又克服了雅斯贝斯“实存”之“现时性”。法国结构主义开创的“经验”之“结构性”，不同于古典传统中之“理性”之“结构性”，它已经把“人”作为“理性存在”的完整性“打碎”成历史的“碎片”，“结构”成为“分割”的“层次”，而不是“同一性”的“体系”，这正是所谓“后结构主义”所侧重发挥的地方。“后结构主义”把“结构主义”所保存并阐述的“意义”问题，也“埋葬”起来，从而亦成为“非结构”、“非体系”的东西，“意义”的分解，不仅是“结构”的分解，同时也是“历史”的分解，因而所谓“后结构主义”，同时也是“后现象学”，从而似乎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当代西方哲学的舞台上，这一点，我们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德里达的“文(字)学”，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面临这种“分崩离析”(分解，解体)的局面，古典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仍然显示着它那理论的魅力，具有很重要的历史借鉴作用。

康德是突破传统的哲学家，也是突破“哲学体系”的思想家。他的知识论有一个哲学体系，但他的实践论却突破了这个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康德以一种更为“优越”(更高)的“理性”(实践理性)来突破一种理性(理论理性)，比起某

些从根本上否定“理性”同一性的当代哲学家来说，不是仍保持着自己的理论构思的特色吗？我认为，正是康德这种“理性”自身的突破，导向了德国古典哲学学说从费希特、谢林至黑格尔而达到了理性体系与历史进程的辩证统一的结果。在古典哲学看来，哲学之所以必定是一个理性（概念）的体系，正因为它与历史的进程相统一的。哲学的概念，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即哲学的概念是有历史内容的，因而它必须在一个辩证、发展的体系（结构）中，才能达到自身的完整性；哲学概念的体系，就是哲学概念的历史，《逻辑学》和《精神现象学》是完全一致的。

当然古典哲学有古典哲学的问题。从康德那种突破性的“实践理性”发展到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的“理性”，使“理性”限于其自身，固不能说全是“封闭”的，但确是“圆圈式”的。胡塞尔否定了黑格尔“现象学”的“绝对主义”，但却接纳了他的“理念主义”，真正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个“理念主义”的是马克思。

就这个方面来看，布尔教授从历史性、结构性、体系性的角度来研究德国古典哲学，以西方哲学发展言，就不仅有历史的意义，同时也有相当现实的意义。

1992年，3月9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前　　言

历史——已成了欧洲启蒙运动中哲学反思的主题——即使不是德国古典哲学基本问题，也是其基本问题之一。这里的几篇研究文章，主要是在各种会议上的讲演，探讨了关于德国古典哲学史的思想发展及其相关的问题。同时这些文章还试图抓住马克思和恩格斯推进历史思想的系统之处，“以便步上历史的康庄大道。”

曼弗里德·布尔

目 录

中文版前言

1. 前言
2. 理性的历史——关于资产阶级
 古典哲学史的思考……………(1)
3. 莱布尼茨和德国古典哲学……………(17)
4. 康德和资产阶级古典哲学的基
 本问题……………(29)
5. 约翰·哥特利布·费希特的哲
 学和时代的历史过程……………(43)
6. 关于谢林在德国古典哲学发展
 史中的地位……………(70)
7. 黑格尔和他的时代……………(91)
8.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遗
 产……………(96)
9. 思辩的思想? ………………(112)
10. 绝对理性——一种矛盾修饰
 法? 关于绝对理性和历史理性
 的关系……………(127)
11. 同一性的问题是关于历史的问
 题……………(139)
12. 体系——结构——历史

关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方法意识……(152)
13. 说明……………(169)
14. 人名索引……………(171)

理性的历史

关于资产阶级古典哲学的思考

一

对于近代哲学，特别是对于启蒙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来说，关于历史的思考，即对社会变化的反思，是关于对历史世界通过人而形成的历史世界的形式问题，以及人努力创造时刻的可知性的探讨。资产阶级古典哲学的这种历史的思想提供了马克思主义首先要继承的一份遗产。^①

二

从培根和笛卡尔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发展被看作是理性概念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②。

① 参阅《马克思全集》，人民出版社1971年3月第1版第149页。

② 参阅曼弗里德·布尔（Manfred Buhr）的《资产阶级古典哲学思考》，刊登在《理性——人——历史》一书中，关于资产阶级古典哲学发展史的研究。柏林1977年，57页及以下几页。

在近代哲学为争取理性概念所作努力背后，存在着在古老封建社会结构里孕育着的并取得了影响的新的资产阶级力量为争取在理性的方式下认识自然和历史的努力，以便在人类进步发展的意义下从理性的角度来统治和表现自然和历史。通过古典资产阶级哲学的努力，从一开始就提出了奠基于**在世界中的历史性**这种思想，然后在欧洲启蒙运动中第一次达到了突破，而从启蒙运动作为哲学的中心议题过渡到德国古典哲学，从而使这一思想主题在启蒙运动内达到了哲学思想的永恒高潮。不管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的体系和他们哲学环境所作努力受到如何的评价，不管对启蒙运动在个别问题上还是在整体上赋予何种意义，如果不洞察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思想的能动方面，就不能深入到这种哲学讨论的基本问题中去，也不能从其中出来——更不能超过它们。

三

在18世纪，在理性的时代，理性越来越多地被看作为**历史的理性**，成为讨论的对象。启蒙是内在地建立起来的历史思想，历史世界观的摇篮。在这方面必须用魏尔纳·克劳斯 (Werner Krauss) 的话说：启蒙运动不同于自古希腊罗马以来，特别是自宗教的中世纪（奥古斯丁，Augustin以来的各种在此前出现的历史哲学，看到了

“不可逆转的前进运动中历史的基本特点”。并且“在其核心处[启蒙运动]的历史世界观，是历史的人性化并就其宗教福祉计划的世俗化来看，… …历史性就是在启蒙中的解放过程，人类宣告已经成年，依靠自己的能力保证自己的幸福，因而让那依靠天命的挽救计划失去作用。”^③

这种关于历史思想的新方式虽然开始很早，但起初仅仅羞搭搭地下点毛毛雨而已。很难划一道确切的时间界线。也许我们从博舍瓦 (Bossuet) 1681年，即在启蒙运动出现的这个世纪开始以前所出版的《世界通史导言》中找到了现代历史思想的根源。无论如何，《世界通史导言》这个标题似乎是说明了这一点。当然，这一著作还仍然是一片朦胧，因为它一如以往“为基督教的发展和上帝的荣誉”服务的。但是它与奥古斯丁不同，而且超越了奥古斯丁。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它同时照亮了历史的具体原因。历史在其最终目标方面虽然受上帝控制，但在其自然发展过程中却受到产生于以前历史时期，并是独立于上帝的原因所确定。

18世纪的坚决反宗教思想和启蒙运动的历史学都继承了博舍瓦所提出的这个思想。启蒙运动

^③ 参阅魏尔纳·克劳斯 (Werner Krauss) 的《法国早期启蒙运动的哲学》，法兰克福，1971年，第150页，153页。

在关于历史思想中打开了一道裂痕，为所有现代资产阶级以后的历史哲学创造了先决条件。在这里现代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基本要求和意见，多少是围绕着一句难以理解和为传统所累的话，即人们自己创造他们的历史。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条件是，资产阶级经济上的发展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就可以被看作是得到了保证。因此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表现的关于历史思想一般是与进步思想联系在一起的，这并非偶然。

通过向这个历史思想顶峰的道路是困难的和充满了矛盾。这条道路上的高潮无疑是法国早期启蒙运动，主要是旧和新之争。伏尔泰对从事“新”事物研究的事业给予了历史哲学的名称，卢梭把历史、进步和矛盾联系在一起，维科清楚地表达了历史的可行性和可知性的联系。

我们之所以指出启蒙运动内的历史思想，目的在于对把历史思想从宗教束缚下解救出来的普遍的世界观立场转变引起注意。因为只有通过这个过程才能为历史的法则，历史的规律性问题铺平道路。启蒙运动的伟大贡献就是准备了这个问题和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后来的一种所谓以精神历史为方向的意识历史学把启蒙运动过分地看作是非历史的。

四

作为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的启蒙运动不仅是首先在英国然后主要在法国发生的事件，而是一个整个欧洲的运动。在我们提到伏尔泰，主要是提到卢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立即将眼光转向德国。这里要提到的是伊萨克·伊塞林 (Isaak Iselin)。当然受了卢梭的影响——作为第一人曾试图从世界史的角度出发把历史看作为（人类理性的）进步历史来考虑和编写历史。1764年出版了他的《关于人类历史的哲学设想》，他以后采用的标题是《关于人类的历史》。

当然，法国和德国启蒙运动之间的关系正是在历史思想方面如此紧密，卢梭和伊塞林的名字仅仅表明了，德国的历史思想初期时只能困难地走过了它的道路。的确，开始的时候在历史方面蔓延着一种怀疑主义论调。在理论上其理由是，用当时在德国占主导的认识方法，如从克里斯蒂安·沃尔夫 (Christian Wolff) 哲学中所采用的方法只认识性地掌握历史，也就是说，对经常变化着的事物实质作有限的把握。所能达到的结果经常是较低的认识层次。因为正如克鲁修斯 (Crusius) 所说的那样——此外在其它敌对的哲学派别中也普遍认为：“世界上事物的联系太多种多样了，所以我们只能从原因中发现事情本

身或者通过证明的方法从‘那些’事推论出‘这些事’。”^④

从哲学的降格中走出来的历史道路，并走向“一种历史的逻辑”，橡约斯图斯·默泽尔(Justus Möser)想像的那样，在德国还很遥远。莱辛哀叹地在诗中写道：“啊！历史！啊！历史！你是什么？”^⑤

但是，在这些关于历史在知识层次中之地位的讨论中可以看到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重要思想萌芽，对此鉴于德国哲学继续发展不能予以低估。弗里德里希·席勒在他1788年1月7日给科尔纳(Körner)的信中明确地表达了有关事情的本质，他在信中简洁地写道：“我认为低估历史是没有道理的。”席勒对这句话进一步地补充说明：历史是“无情的，充满了缺陷，经常是无结果的，但正是它的无情激励出一个哲学天才来掌握历史”。^⑥

席勒提出这种观点以前德国启蒙运动中就已

④ 参阅克鲁修斯(Ch.A.Crusius)的《走向人类认识的确信性和可靠性的道路》，1747年莱比锡版，第1041页。

⑤ 参阅莱辛(G.E.Lessing)的《莱辛全集》，里拉(P.Rilla)1956年在柏林出版的八卷本，第583页。

⑥ 参阅席勒和科尔纳的通信，哥德克(K.Gaedeke)编辑出版，1878年莱比锡版本第1卷，第151页。

经有人试图指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合规则性”(Regelmäßigkeit)（我们今天可以叫做“合规律性”gestzmäßigkeit）这里我们只要回忆一下克拉登纽斯(Chladenius)，克斯特尔(Köster)和韦格林(Wegelin)就可以了。

在这方面一个特别有效的尝试，也是最有影响的尝试，要算是赫尔德(Herder)的历史哲学著作了。从根本上说，在人类历史概念方面赫尔德的著作作为培养产生和继续培养人类能力过程已经达到了顶峰。在这里，赫尔德把历史和自然相类比，以便在历史中得到秩序和合规则性。然而这些思想——实际上不仅通过这种思想——他给启蒙运动的历史思想注入了许多新的思考，这些思考的顶峰就是从人类文化史的具体描述中引出了历史的乐观主义。^⑦

尽管赫尔德有着自己的、对他那个时代伟大的历史思想，但也没有超出富有想像的画面和比喻的范围。对他来说，历史思想概念充分普遍化的问题尚未解决。这正是康德对赫尔德历史哲学批判的地方：“赫尔德扰乱了一些人的头脑，鼓励他们不要思考原则，而仅仅以经验的理性作出一

⑦ 参阅斯特赖赞德的(J. Streisand)《海德尔人类文化理论的历史地位》，刊登在《历史哲学杂志》上，1980年第五期。